魏書

八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聡

母氏並嗣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佷險悖不遵教訓好
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
甞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
之遂與不恊恒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
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
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
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
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

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

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衞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乗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熈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

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
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
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
温明秘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襲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
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
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
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

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

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
十二年羆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
羆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
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
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羆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
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

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
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尋加前將軍
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
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
遵請以襄陽内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
加世遵持節都督荆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
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
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别將率步騎二万受
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

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
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万
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
三世遵及兗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
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
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康王
子欣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欣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
起義爲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

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

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

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

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

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
勳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介朱榮元天穆也
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
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
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
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
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
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
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
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
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禹頗好
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尒朱榮建義
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封鄄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户爲并州東面大都

督鎮樂平棨死之後爲土民王悪氈起義殺之
後贈征西将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
将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
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
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

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

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墉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倘張所在彊盛統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顔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

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
肅宗詔曰比敕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
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拔彼
倒懸救兹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
光祿大夫出爲平東將軍兖州刺史轉安東將
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謨反於
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擕諸
子擁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宜鎮

將光禄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烊牁公除安
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
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
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熈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頴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還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

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
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
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兖二
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
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
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
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
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

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
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
人還者皆給路粮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
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
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
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
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
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
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

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襃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

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寛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

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
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偽繼醜聲易布非直有點
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
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
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
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
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
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汴川路衝
要自昔經算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

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關境尅城功著不日㨿
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
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别遣年四十
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學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
書令肇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

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
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嵚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𤇯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
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
守
亮弟馗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

軍大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
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
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脩爵改封
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
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
沒入坐貪暴降爵為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
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
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

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疋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還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緦衰臨霄褰哀慟左右醼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原闕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
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
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
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

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愆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

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諭之
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
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
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
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
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楊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
臨朝繼子乂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
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
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

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
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
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
五百靈太后以子乂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
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
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
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

乂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
貴髙祖時歷内外顯任意遇巳隆靈太后臨朝
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乂又居權重榮
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
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
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
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
宜優異王位髙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
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

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乂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
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
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
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
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
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
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万計轉太尉公侍中太
師録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啓求還復
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

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
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乂威
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乂黜繼廢於家初
尒朱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
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
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
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

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
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乂以此
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
御轉光祿卿乂女夭靈太后詔曰乂長女年垂
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
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揔禁兵深
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
參決機事以乂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
法乂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

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
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
館久之乂恐懌終爲巳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
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
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
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
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
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
欲入徽章東閤乂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乂

曰元乂不反正欲縛反人乂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乂爲名不果見誅乂尋

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讌於西林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幷賜御

馬帛千匹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
事得失頗以闗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
之後便驕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
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卧婦人於食
輿以帊覆之令人舉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
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
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
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
微緩乂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

邑靈太后微察知之乂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
所親諫乂乂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
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閒復
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閒脩道於嵩
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
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
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
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乂肅
宗内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

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乂乂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乂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晏肅宗及太后至雍内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乂之計後雍從肅宗朝

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乂何者乂揔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万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揔三齊之衆元乂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乂雖曰不反誰見其忠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揔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

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為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乂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聞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乂狼心蠆毒藉權位而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簒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

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
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义本名夜义弟羅
實名羅刹夜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
飄墯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
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
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
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
弈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
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

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乂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飢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瀍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斮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屨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乂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日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
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爪
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
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
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爲內
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
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乂之罪具騰遐
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逡
巡未敢羣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

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
故復追贈乂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
令冀州刺史

乂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乂庶長子稚秘書郎中乂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乂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
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
雖父兄貴盛而虛己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
軍青州刺史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

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爲其賔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懦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又死之後羅逼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

祕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
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
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乂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
之昌平郡内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
有賔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

稱乂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平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旣有聲渾亦見器霄苟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乂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道武十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書十七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

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

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

高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
王下保於己福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
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
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
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
督五州諸軍事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
鎮都大將髙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

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傜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末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太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

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書十七

魏收書明元六王列傳亡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
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
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
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
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
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
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万餘落八年
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

軍參與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

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
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粮爲守禦
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万以供軍儲義隆
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
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万餘級薨謚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從配北
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
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
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

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
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
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
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
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
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
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

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貞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為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
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
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
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或以
本官為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
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
并觀或為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儁衍亦先
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啓常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

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

室昆之與李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衛文王
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
以今類古恐或非倫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
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
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
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
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
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
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

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
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
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
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
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
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
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
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

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
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
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
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
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
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
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
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
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

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襃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尒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陰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

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雖多士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

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
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
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
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
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
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
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户
應二万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万匹十五丁
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

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

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非自絕無以血食

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
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
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
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
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
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存
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鄰里相
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

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𩾏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刻即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

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
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揔括古今名妃賢后凡
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
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
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
之人未甞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
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万五千斛牛
羊三万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
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産羊餬其口命且畜牧

繫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内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

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
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
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
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
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
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竊以理雖万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

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昔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

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閒阿那瓌衆號三十万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

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
尉丞高謙之去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
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
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
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
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
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
兄子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
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

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孟
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
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
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
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
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
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
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閒乃奏成功時大集儒
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

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
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
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
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筍簴六架東北架
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
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
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
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
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

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具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龔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龔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
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
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
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
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
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
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

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

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
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賛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
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
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
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
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
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

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
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
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
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官至
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
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
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
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
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
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
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
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
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万衆度沙

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節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

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
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
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
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
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摠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
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
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
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
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

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
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
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
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
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
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
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
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
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

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
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
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
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
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
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
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
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
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

滯遠雖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
其後自此以來飜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
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來
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動皆被擁塞將士告捷
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
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
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
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
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

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
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
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
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
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
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
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
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
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

援必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戸結謀臣頻表

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
論臣將有異志飜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國朝
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
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
塡門及臣居邊賔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
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埀翅復
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
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
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

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伺察
臣事徽既用忠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
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
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
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
脫蒙 闕 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
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
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
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

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
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
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
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
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
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
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
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

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歛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

巳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

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

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

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

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

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亡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毋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

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大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毋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内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

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
以金華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
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盧河西
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
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
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
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
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
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
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
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
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
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
毋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
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
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

康侯衍性清愼所在廉絜又不營產業歷牧四
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
尒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
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
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
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
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

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
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
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
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
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
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
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

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

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昪字伯暉襲薨
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
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
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皃風望儼然得喪
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
無餘財
昪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
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

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

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
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
財生口悉没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
贈太師録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絶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
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
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禄大
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遥以諸胡先無籍貫

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税之
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遥云取納金馬御
史按驗事與胡同遥坐除名遥陳枉不已勑有
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禄大夫時冀州沙門法
慶既爲祅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
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
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
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
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

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虬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幷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

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兹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吴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四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禄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

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

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
事托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
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
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
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
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
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
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

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録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

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
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
夫卒諡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琁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
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
以罪除爵爵由諺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
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
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

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
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
息對曰唯聞天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
中尉元簒所糺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
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
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

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
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
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
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
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乗勝追
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
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
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
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
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
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
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
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
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
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諡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
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

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顥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顥和曰顥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顥和吾乃可死作惡鬼不能坐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内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勑勤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

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勑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勑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勑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勑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遅字万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䶄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隂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

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
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
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
脩義爲政寛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
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
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
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
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髙居者有旨先叙

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
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
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
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
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
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
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
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
遇風病神明昬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

志敗没賊東至黒水吏遣蕭寶寅討之以脩義
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
樂浪王万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
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
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

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
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
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
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
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
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
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

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臣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臣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臣失色當時壯其忠謇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臣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愼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臣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

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
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
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
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
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
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
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
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
奏匡曰自金行失御君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彞倫

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
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
林推尋樂府依据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
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
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
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
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
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
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

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勘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竝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

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庸殊異言取中泰校
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
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
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厲
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
序臣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
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
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

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忤言自作令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見能練臧否

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學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一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

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匠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匠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匠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

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
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
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
臣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
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
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
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勘至甚請以肇臣
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

奏臣誣聲肇劾臣死刑世宗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
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
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顧聽
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
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
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
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臣嚴於彈糾始奏于忠
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illegible]

之心又慮臣辭解欲獎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臣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臣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兹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

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臣令新造徽有參差且臣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鐘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臣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臣每有奏請尚書

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臣剛險内遂不平先所
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
之後將赴省與臣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
因是奏臣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
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
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
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旻
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猷襲齊受禪爵例降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卷上亡